

遇见李达伟：哲思与语言的嫁接

□ 于昊燕

李达伟是一位优秀的年轻作家，且“优秀”不是放置于大理州作家圈而言的，而是在国内当下散文领域内。李达伟处于一个有意味的界点：“白族”民族身份、“80末”时代身份、“边疆”地域身份，以上三者都是吸引眼球的鲜明元素。然而，李达伟从未使用其中任何标签来修饰他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李达伟的散文本身有耐住岁月磨练的坚硬特质，见闻、见解、情感、体验、思考等基础元素与机巧的语言组织能力，富有穿透力的魂魄贯穿其中，用独特与精到的语言建筑出、在场感与志趣追求，映射对生命的思考。

在物质层面无限度发展导致虚无主义弥漫的众声喧哗背景下，如何在传统价值摇摇欲坠中把握新形势变化方向，确立充实的自我立场是个难题。福柯说：什么样的历史构成了我们的现在与现在的我们？我们的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历史之中？如何才能走出我们的历史现在而成为另一个自己？李达伟的散文显然在进行历史性追问，他的散文洋溢着生命的涌动，追他的散文《大河》中所叙述的，“在一个想象力异常喷薄旺盛的地域，我感受到了童话的真实，童话在那些民间的口头中产生。因青山、绿水、田畴、村寨、树木、大江，

民间产生了各种童话。我在那个世界里拾缀着各种各样的童话。在那个黄昏，在那个于我而言是旷古的黄昏。那必然是旷古的黄昏，我看到了在黄昏中，天地之间所完成的旷古的缝合。那是属于我的黄昏，那是人迹稀少的黄昏，我也只是那么一次看到了黄昏以那样方式堕入那条大江，有声的堕入，江水哗哗流着。渡口上面的老人望着黄昏的堕入。那个老人无数次目睹了那样的旷古，于他而言，太过寻常了，自然世界突然被黄昏的柔光，以及江流的柔光吞没，那个老人可能也看到了自己最终的堕入、生命的终结，以及灵魂的最终堕入。”这一段描述中，童话与黄昏两个意象彼此映衬，成为青春与传统的隐喻，既表现出令文章鲜活生动的蓬勃想象力，又展露出令深邃扩展的哲理思辨，在行文节奏上跃动有致。纵观散文《大河》，李达伟对历史性的现在进行描画与定位，从而进入反现代性的论域，这个论域层次丰富，第一层次，他在古典哲学思辨中寻找真理、意义与价值的恒常基础；第二层次，他回归对自然、天理、良知朴素信赖，在传统中重新解释传统；第三层次他试图为现代的思想困境寻找思想根基。

李达伟散文的迷人之处固然

与内蕴的挣脱虚无主义的现代性丰富哲思分不开，但是，语境的质感、语调的流变，对新视阈、新技巧、新题材、新风格的探索也是构成李达伟散文的个人气质重要部分。李达伟的语言叙述有一种陌生化又似曾相识的错杂效果，通过个人化语境与民族心理、外来文化杂糅后叩响人们迟顿的神经。一方面，李达伟的语言具有捕捉本质特点的敏感性，文笔细致，叙事风格冷静多彩，比如，“原始的群山。原始的大河。寂静。当无法准确阐释寂静的时候，当真正渴望清凉的时候，想暂时避开世界纷乱的困扰的时候，就进入一片原始的密林。”短句与长句的衔接，呈现出描写的冷静与思辨的深沉，具有节奏跃动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收放自如。李达伟通过文字作为载体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叙述漓江坝的原生态故事，与现实建构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虚实相间之中，以语言的诗性，感觉的灵性，传达温情与伤痛混合的韵致，书写乡村嬗变的艰难与痛楚，以及这种艰难痛楚对于个体生命的磨砺。另一方面李达伟对平庸的话语保持着一一定的警惕，力图保有人审美美的独立品格，以语言的鲜活品质与个性气质去赢取读者注目。比如，“我出现在许多密林

之中，只为看溪水，只为看某片芭茅草，只为在某条林间路上安静地行走。在这些许多人看来直接就可忽略的微小里面，我收获了最重要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内心的某种真正的释然，而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李达伟侧重语言符号的自身排列，努力卸除赘语负载，运用复调叙述的技巧，抒情与思辨交错，使语言形式在平白之中通过排列具有新功能与塑造功能。

在80后的文学创作中，李达伟的散文创作有鲜明的特点与不错的成绩。李达伟的散文创作立足于生命的视角与立场，加上现代性的反思与历史性的追问，使其散文更加丰富与厚重，也更富于穿透力和张力，细腻笔触里有热烈与落寞、忧伤与欢喜、躁动与平静，最终形成祥和的平衡与顿悟的舒畅。

(作者为大理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大地安宁 万物萌生

——评左中美散文集《安宁大地》

□ 饶峻殊

《安宁大地》是深潭彝族女作家左中美新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分为《大地·生长》《大地·生命》《大地·歌谣》等五辑。散文是一种最适合表现生命个体的精神成长和精神升华的历程，比之小说，散文可以更本真，更具在场性，更贴近生命体验的心灵史。左中美的散文很少描写所谓的重大社会题材，而是以地域世俗风情取胜，从自我的生命体验中感悟个体生命存在的困境与意义，寻觅和发掘乡土世界中蕴藏的生命活力，反映万物繁茂与孕育的生命之美。用随性、自在的个性化抒写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态度亲切、娓娓而谈，不矜持作态，用笔别具一格，没有喧嚣，没有矫饰，单纯朴素又华丽高尚，沉静质朴又明朗生动。她愿低尘埃里，从生命的缝隙里透出温馨的光芒，静看安宁的大地上万物萌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地”是一种生命圆融的隐喻，给人坚实、质朴、恬静的质感。乡土大地意味着家园的温暖、朴实的生活、文化的芬芳。大地之美在于能够肯定、丰富、发展、完善人的生命活力的自然生命力。《安宁大地》以村庄、菜地、季节、瓜豆、猪、牛、羊、蚂蚁、蚯蚓等乡野俗物为基本意象记录了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村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与变迁。作家把童年生活的村庄体验与本民族文化经验、地域文化情感紧密结合，礼赞无垠的大地，以平等的目光洞见大地以及大地上潜滋暗长的一切生命的美质，表现出生命所向往的充沛、饱满的状态和活跃、灵动的特性。以自我的审美体验观照轮廓分明、井然有序的乡村社会，把自己对故乡的深情藏于对人、事、物、景的精雕细刻之中，通过真实细腻的描述来抒发对于乡土美好事物的怀念，阐发乡土的精神美质，向我们展示一种勤劳、简朴、精神愉悦又自足的乡野生活。“——这大地上生长的许多东西，最终，都要回到朴素的神灵那里。木耳是其中的一种。”《木耳》作家借微小的木耳，赋予大地一种饱满的生命力，一种宇宙大化的流行，生生不息。无论在意象上还是具象上都渗透着无限的神意。在浓厚的乡土情感之外，更包含着对于生命存在、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等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追寻。

作家真诚地面对生命历程中的一切，并与之共生共荣，以独具一格的文化心理与姿态去抒写这大千世界的万物萌生，构筑了一个灵性化的生态空间，突出地表现了对自然生命更普遍的尊重与呵护，以及与万物生命相通相融的整体生命观，创造出一种朴素、诗意、温润的世界。冯骥才说：“作家往往是那一块土地上的精灵。”《开花的树》《野草》《核桃》《葫芦及其他》等篇章以自我生命的和谐来达到自我与他者间的整体和谐状态，更注目于万物的生存关怀和精神归宿，坦言自己内心对爱与美的向往。“在那片大地的上面，庄稼一年一年地生长，房屋一间

一间地建盖，孩子一茬一茬地出生，桃花一年一年地开放。秋天的云朵走过村庄后面的山岗，看见这大地岁月的疼痛，以及安宁。”《未完成村庄》》这些文字复活了作家对世界的细腻感觉和对生命的深刻体悟。语言细腻而富于质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的挚爱本真的欣悦，那是一种静寂而朴素的生命力量，不论是自然还是人，都体现出一种拙厚、古朴的美。洋溢着一种积极、活泼、饱满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和力量，便是平凡质朴的语言因了作者的情思，处处充盈着生命的欢畅与色彩明朗、格调清新的牧歌情调。

作家津津乐道于真实而又鲜活的乡间日常生活，让文字沿着情感的脉络向纵深处延伸，把笔下的温暖和爱意给了那些随遇而安、平静地接受生活的意外或插曲的人，通过细碎琐碎的小叙事表达情思，用生的希望与美丽来消解生命的脆弱和生活的苦难，对小人物的生活表达了无尽的敬意，让人感到温情与呵护。“牧归的人们回来了，将牛赶到井外的池子里饮水。村中这些那里渐渐升起缕缕炊烟，这些或浓或淡的炊烟，在清浅的晚风中缓缓飘散，游移……这样的炊烟，以及这样的傍晚，是古树的生命里年复一年的平凡风景。”《树》这是寻常百姓家的温情，一种“柔韧胜刚强，宁静而致远”的温情，散文中有了人，有了情，散文就有了人，有了强烈的反抗张力，只有小人物生存下去的卑微气息，没有远大的理想，只求现世的安稳与满足。

在叙述方式上左中美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从容自然、含蓄写意的风格。以乡土风物为载体，融入细致的内心感受和深刻的土语记忆，“装在瓶里的黄澄澄、太阳色的核桃油，使人看着有一种幸福、安宁的感觉。”《核桃》作家咀嚼和品位乡村的温暖、宁静与厚重，表达出对幽雅、宁静、知足的人生境界的迷醉，心灵世界呈现为安宁、和谐的温润，以诚恳而怀抱柔情的态度，将情思意趣与自然景物相融合，娓娓诉说故乡的风土人情，艺术感觉敏锐，体察精微，情思深沉，弥漫着恬淡静谧和舒卷自如的气息。

综上所述，左中美将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相统一，在生命体验与审美想象的情感世界中打破时与空的隔膜，把自己对故乡的感受和体验写得深沉婉转又明白如话。呈现出一个万象纷呈、生气贯注而又和谐圆融的安宁大地，对故乡家园的怀念，对个体生命的省思，对生态文明的关切，发自内心而流于笔端，将充满了隐喻意味的象征符号，转化为诸多可见可感的客观存在。既蕴含着丰富的生命体验，又折射出对边地民族村落的社会心理、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体现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活泼的生气，多元民族文化的共生混融，最终生成了其散文的另具姿态，另具一番疏朗素净、本色从容的画意与诗情。

(作者为大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者按：

在“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大理大学)”的支持下，本期“洱海”文学副刊推出文艺评论特刊，旨在校媒合作的大前提下，以该基地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大力推动我州本土作家文艺创作水平的进步和提升，进一步促进全州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

大理大学是西南六省区唯一一家获得首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授牌的高校。“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大理大学)”由大理大

学校长张桥贵教授任主任，文学院院长纳张元教授任常务副主任兼首席专家，知名评论家耿占春教授任基地专家，文学院副院长于昊燕博士任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大理大学)”成立以来，扎实推进基地建设，整合了一批校内外优秀专家、学者，积极拓展阵地，加强文艺评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取得了诸多优秀成果，得到全国文艺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谈忆苏《莲花时光》的诗情美

□ 赵淑琴

大瓶子里，虽无言，却有风情；尖尖细细的燕麦，束聚在一起朴素、淡雅，毫不逊色于任何精美的工艺品；狗尾草，采来一段时间由绿变黄，却更是本真的朴素。在忆苏看来，本来不被旁人看好的野草，采摘回来用土罐一插，却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织》里写的桂花香时里，居然从散发淡淡香气的桂花与绿茶的冲泡中，有了“槐香”和“怀旧”的浪漫，“于是，常常在淡淡的茶香中，怀想一些久远的往事，忆起些许过往的情怀”。忆苏正是用她的智慧发现了诗意，并在她的笔下呈现出来。

2.亲情的抒写
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一直是忆苏抒发的美好感情。父母、儿子、妹妹、小侄女都让忆苏心生念想，字里行间透出了她对亲人的那份浓浓的感情。《织》里的那个爱编织的母亲，用针穿起爱，用线织出情，每一针一线都让人感到了温暖和幸福。母爱是无私的，母爱让忆苏如此感动“大半辈子了”。母亲用手里的织针为我们无声的织成一个又一个朴素而温馨的日子。针来线去，默默间，将生活编织成一个个叫作幸福的词汇，滋养着我们的每一刻，每一天。”忆苏用饱含真情的笔，深深表达了母亲的爱的感恩之情。

儿子是妈的心头肉，忆苏对儿子的那份爱比山高，比水深。《秋日小记》里的忆苏，会经常在秋日的午后，打开一个樟木箱子，拿出那些记录儿子成长的宝贝“用红绸包着的乳牙，每一个阶段的小小的鞋子和衣服，一幅幅稚气的涂鸦，还有小学时的第一本作业，第一张试卷，录着她奶声奶气朗读课文的磁带……”这些，记录了儿子走过的一天时光，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珍品。”

做母亲做到这个份上，忆苏问心无愧了。在那一件件留下的儿子的小物品上，倾注了多少爱啊！家有小子初长成》中的儿子，忆苏更是用饱含爱意的笔描写了阳光率性、爱阅读、爱音乐的儿子。也许是秉承了母亲的才情，儿子琴棋书画样样来得，爬山运动也喜爱，还是个都在百事通……儿子正值青春期，和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有叛逆，有狂躁，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和烦恼，可忆苏不管怎样都心平气和的接纳了儿子，给了儿子无尽的爱和包容。正是如此，才使儿子如青葱般健康成长，长成既可可爱又暖心的小棉袄。

小城悠悠品一缕馨香

——读忆苏《莲花时光》

□ 丁文雪

忆苏，原名苏佳琴，布衣女子，居南诏故地巍山古城。《莲花时光》是她的一部散文集，正如名字而言，她所追求的就是一种如莲花般的生活，她所表达的就是喜无名日子，过有品生活，因为时光的打磨，无声地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和价值。她眷恋草木，倾心文字，一支素笔，涂抹流年记忆，满怀真情，写在生命里，经年如一。

《莲花时光》是一部记录日常生活的散文集，在忆苏笔下，一草一木，一人一景都有了温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温情不是概念化的东西，而是实实在任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的结果，加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触角，多情而又细腻地描写出来，细致且温暖。

《莲花时光》分为《秋日小记》、《独爱草香》、《馨香一瓣》、《在水一方》四卷。在整部散文集里，我看到最多的字眼就是“从容”，这位温婉又烂漫的女子，不管是生活的不易还是行走时的曲折，不管是绚丽多姿的花朵，还是默然温和的草茎，在她的笔下，都是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展现给我们。“而这些朴素大方明朗从容地行走在红尘里的平常女子，难怪有个词来形容那些平和雅致的女子：人淡如菊。”(《秋日小记》)；“我所真正要的，只是能在凡尘俗世间从容行走，每日尽心的工作，然后，与亲人温馨的生活。”(《秋日小记》)；“而这些，都在四季轮回风霜雨雪的飞逝中默默滋养了我的心扉，让我能身心投入地尽心工作，以优雅从容的姿态安然生活。”“在小店拥挤凌乱的世界里，一坐，就是十多年的光阴悄然流走。”(《小城鞋匠》)，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从容呢。忆苏从生活小事、四季轮回、平淡岁月里表现出内心的安定与从容，这种从容的生活态度让人羡慕又向往，现在纷繁浮躁的生活我们所缺的就是这种从容，于繁华尘世里，她用一颗从容的心去面对生活，从别人的生活里领悟出自己独特的韵味，在无形中找到最自由

最坦然的生活。

“小格局里有大情怀”，这是忆苏一直以来的写作风格，“大半辈子了，母亲用手里的织针为我们无声的织成一个又一个朴素而温馨的日子。针来线去，默默间，将生活编制成一个一个幸福的词汇，滋养着我们的每一刻，每一天。”(《织》)，“如今，每日和自己的银杏相伴，心底便生出一个美好的幻想。待到白发苍苍之时，院子里的银杏，应该也长大了吧。到那时，我便坐在树下的草地上为小孙孙读亲笔给他写的画话。清风徐徐，叶片飘飘，那样的画面，想想便觉得喜乐满怀。”(《银杏》)，这与忆苏的年龄和见识有关，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是没有这样的情怀的，四十岁的女人懂得什么是爱情，十几年的婚姻让她在为人为母为妻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又满怀深情，对家人的爱是一种温情，家庭的温馨和长久的习惯让她和先生一起品味生活，慢慢变老，“四十一过，愈发感觉到时间不够用。四十一过，愈发懂得一颗宽厚的慈悲心，去面对世间所有。四十一过，愈愈懂得珍惜和包容。珍惜每一天，每一秒，珍惜生命里的每一个人，路过的每一道风景，因为这一点一滴，都是你生命里不可重复的故事和清年里无法复制的曾经啊。”(《时光深处，忆流年》)，通过写母亲为我们织毛衣，银杏飘落这些平淡的事物来表现自己内心深处是对这个世界满怀真情，不管是多细微的东西，在忆苏细腻的观察和细致的描写下，小格局也有了大情怀。这样满怀真善美的凡俗女子，将内心深处像清泉一般流出的文字浸透到我的心田，也滋润了我的情怀。

读了这本散文集，是忆苏让我更加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爱，懂得这世间万物我都应该怀着一颗从容不迫又满怀深情的心，让我懂得在人生的分分合合当中，学会感恩和珍惜，懂得从容欢喜，温情生活。

(作者为大理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在校本科生)

巧，心地善良，如一株不卑不亢的薄荷，于尘世间清幽独立，安静地靠自己的手艺活着。这些平凡的普通人，忆苏也总能在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总能体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善良与美好，这是忆苏对美的一种守望。

《时光书简》里，青苔成了生活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以自己低低匍匐的身姿，展示了热闹中的宁静；而菖蒲同样也是低调不招摇的，生在水边，长在水边，在阳光下舒展，在微风里吟唱，不卑不亢，春夏秋冬，有了诗经的香气；那个蕨菜呢，更如一个童话，从远古走进，与日月同辉，不管沧海桑田，还是风云变幻，总是谦卑的存在，用自己的安然，见证生命的过往，印证时光的苍老。虽说是植物，忆苏让它们有了温度，有了生命，有了人性，有了感情。是忆苏赋予了生命和美好人性的期待和向往。

《一藤苍翠伴梦眠》中，小小一株春藤，没过两年就一个劲疯长，最后整个棚子变成了一片绿色，藤蔓随意垂下，掠过发梢，溜过肩头，如同日月相伴的人不离不弃，满怀温暖。常青藤生命力极强，不仅可供观赏，还能净化空气，更重要的是无论春夏秋冬始终一片苍绿。是什么让它如此坚强，又如此安然？即便漂亮的三角梅在春风里张扬的怒放，常青藤依然不受诱惑，默默地绿着，不显山也露水。也许她太眷恋大地，太懂得感恩，感恩世间给她的阳光雨露，日月星辰，所以寂静、孤独地一如既往常常着，正如那个痴情又清高的女子，从容、淡定地爱着。

忆苏如着一袭素衣，又淡淡飘香的女子悄然而来，每一句话都有香气、灵气和大气。

生活与诗其实是相通的，只要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忆苏总是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看似平常的一花一草，总是幻化出诗意色彩，甚至平淡的一件件生活琐事，也被忆苏装点得异常美丽。忆苏通过审美着在。我在，日子便在”生活如此平凡和简单，但真的需要包容和理解。

《小城鞋店》里来自四川的兄弟俩，在小城修鞋已十多年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姓什么，也没有人在意他们，但只要你需要修鞋补鞋，就能找到他们。无论是谁，无论鞋的贵贱，在兄弟的修鞋店他们都是是一样的，他们总能按照你的意愿将鞋修好，让你满意。《薄荷香》里的那个哑女裁缝姐妹，虽不会说话，但心灵手

(作者为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